

坐拥书城

◎陶建明

“但屈指西风几时来,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。”时光荏苒,不觉退休已近十载。我素无太多嗜好,鲜少远游,生活简朴如初,唯读书一事,自小养成,成了刻入骨子的习惯。故而常得闲静坐书房,于书卷间撷取无尽之乐。

自幼爱书,源于家学。曾祖父乃私塾先生,家中曾藏古书甚众,多为线装繁体,彼时读来,虽懵懵懂懂,却种下书缘。祖父亦好读书、善讲故事,我常缠着他讲,常在其娓娓声里沉入梦乡。他手捧书卷,架着老花镜,案头清茶一盞的读书身影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奈何“文革”风暴,浩劫之下,这些祖传典籍尽被视作“四旧”,付之一炬,思之痛心。

如今书房,是工作后方才建立。当年参军,随身仅带几册书卷。然部队纪律严明、整齐划一,私人书籍携带保管不便,便献给了连队。待提干,特别是调入机关工作后,深感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,为求知解惑,开始源源不断地搜集、购买所需书籍。我对书怀有一种特殊情愫,但凡遇见心仪好书或丛书,必毫不犹豫购下。每逢特价书市,更是不厌其烦,躬身淘选,总能抱回一捧“珍宝”。部队驻训或出差公干,别处或可不去,当地书店却非访不可,即便时间仓促,也要设法挤出片刻,也能淘得几本心爱之书。21世纪初,交流至连云港工作,夜市书摊林立,晚餐后信步其间,见猎心喜,便即买下。经年累月,书橱便日渐丰盈起来。

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。”军旅生涯,岗位更迭频繁,早年并无书房,仅有一架书陪伴。爱人随军后,经历5次举家大迁。每次搬家,我首要之事便是将书郑重打包,确保一本不落;迁入新居,首要之事又是拆包上架,以便随时取阅。及至转业回乡,书籍竟装了六七只大纸箱托运。随着居所条件改善,终得一间正式书房,置办了体面书橱。此后又历经5次搬迁,其中退休后有两次。每次乔迁之前,我必精心选定、布置书房,务令这些“挚友”安然“入住”。

“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清晨,拉开窗帘,任一缕阳光洒入书斋,泡上一杯清茶,捧读心爱之书,此乃一日之始的惬意。读到情境动人处,时而提笔记感,时而开怀大笑,时而热泪盈眶。夜深人静,或坐或倚,手执一卷,独自品味书中的人生风云、世态炎凉、悲欢离合。于我看来,书籍所予远不止知识、思想、力量与智慧。它们更能为平淡如水的生活注入激情,亦能在喧嚣浮躁中予人一方宁静,让人得以沉潜下来,细品人生百味,收获恒久喜悦。

“读书以自娱,不强所不知。”此乃陆放翁晚年读书“自娱”之悟,深得我心。它启示我们,老年读书,求知固然重要,更是要在字里行间寻得乐趣,滋养心神。我已养成睡前必读的习惯,哪怕只两三页。尤其在辗转难眠之时,读着读着,不知不觉倦意便悄然袭来。偶有躺下半小时仍难入眠,索性起身,至书房开灯小读片刻,再回床榻,反易酣然入梦。何故如此?古人早有明言:“书为引睡媒。”诚哉斯言!这或许正是我沉醉于书海、乐在其中的一个生动注脚吧。



寻
◎子穆

五年,五十年

◎程然

就像母亲会给人留下很多记忆一样,母校也是如此。

时间要回到50年前,而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校门前的操场。操场不在校内,是因为学校在农村中,操场与农民共享,时常可以看到农民晾晒的稻谷或玉米。那就是一块原生态的地皮,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踩得结实了,撒下种子是能长出庄稼的。而因为没有庄稼,所以晴天一片浮尘、雨天一片泥泞。尤其是在雨天,我们把操场上的泥土带进教室,教室就有了操场的印记,成了上不成体育课的慰藉。当然,更多的时候,操场上人头攒动,放两堆衣服做球门,就可以踢足球;抱些稻草铺在地上,就可以跳高;打篮球的从来不嫌篮板破旧;练田径的从来不嫌地不平。也就是在这块操场上,我跨了人生的第一个栏——100米低栏,但教我的不是体育老师,而是数学老师。

学校的鸟真多,有麻雀、乌

鸪、伯劳、白头翁等。它们一天到晚叫,从这个枝头到那个枝头,有时还站在教室的窗台上。学生们,特别是男同学,对鸟感兴趣的大有人在。口袋里藏着弹弓的人,眼睛早就瞄着鸟,想象着它落下来时的情景。也有想捕捉幼鸟的,会从老鸟飞行的轨迹中猜想着在哪儿找到鸟巢。也就在某一个星期天,我和同学扛着梯子第一次上房,掏了一窝麻雀。当然,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鸟有兴趣,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学习不感兴趣,上课只是为了等待下课的铃声。

所以,在那个年代,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少有人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的。有把癞蛤蟆放在女同学抽屉里,引起尖叫的;有把作业本撕下来,叠成纸飞机,射来射去的;还有在教师板书时,从窗口翻身出去,不知去向的。

但就在整个教室常常乱成一锅粥时,只有一个人,那个在讲台上的人还在娓娓道来,或者在教育我们

如何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,或者在演算着(X + Y)的平方等于多少,或者在给我们分析鲁迅的小说《药》……他们不是没有对我们发过火,也不是没有苦口婆心地开导过我们,但是面对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学生,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仍然站在讲台上。他们是不是觉得放弃了讲台,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未来,放弃了一切?所以,他们像一棵棵树一样守在那儿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好像要为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孩子们挡住些什么。他们当中有教我们政治的强老师、孙老师,教我们语文的吴老师、周老师,教我们数学的冒老师、胡老师,教我们物理的马老师,教我们英语的刘老师,教我们体育的丁老师……有一位大科学家说过,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之后所剩下的东西。我剩下的就是上面的点点滴滴,尤其那些坚守在讲台上的我的老师们。

我的母校叫“如皋城南中学”,我在那儿读完初中和高中,一共五年。

听故事

◎孙同林

前不久,有幸拜访了抗美援朝老兵朱锦福老人。

今年92岁的朱锦福老人1948年7月参军入伍,当年的他只有14岁,报名时,登记人员问他为什么当兵,他稚气地说:“家里弟妹多,到部队上才能吃饱饭。”想了想又说:“当兵日后才会有出息。”天真的话语惹得大伙儿一阵笑。因为年纪小,组织上安排朱锦福先在区游击连当了一名通信员,一年以后升入正规部队,成为新四军七团的一名战士。1952年,身在嘉兴的朱锦福得到抗美援朝的消息,他跟战友们一起积极报名赴朝参战,成为24军的一名战士,并在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,这一年他才18岁。

从嘉兴去朝鲜,他们乘坐的是一列罐子车,车速缓慢,闷在车厢里17个昼夜。虽然憋得难受,但战士们一个个热血沸腾。列车来到丹东的时候,他们身上只有一身单衣,在

冰天雪地里被冻得够呛,部队给每人分发了一套棉衣,他们随即又开赴朝鲜。过了鸭绿江大桥,又经过数天的夜行军(为避空袭,他们只能夜间行军)来到东元山,正值国内过年,部队准备让战士们吃上一顿猪肉,不料,放在外面的生猪过了一夜,全部冻成了“冰猪”,连队只能剁成一块块“猪肉冰坨”分给战士。这时,命令下来了,要他们迅速行军赶到指定的地点集结,战士们只好一个个把猪肉拎在手上行军。“提着猪肉过年”成了朱老永远的记忆。我们听者也都动容。

朱老后来参加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。他说敌人的飞机天天轮番轰炸,大炮不时轰击,山头被炸矮了两米,石头全成了碎片。他们的部队转入坑道作战,战士们轮换着到洞口阵地坚守。坑道的一边用于走人,另一边用来码放牺牲战友冻得结实的遗体……由于双方的火力封

锁,生活用品供给十分困难,缺食物,特别是缺水,为了抢水,许多战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。

1953年2月27日夜,一颗炮弹在朱锦福身边爆炸。老人轻松地说,自己很幸运,没有被炸死,只是造成头部、肩胛、腿部多处受伤。伤势太重,朱老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,后又转回国内,先后治疗9个多月。等出院的时候,朝鲜战争已经结束。因残复员以后,朱锦福成为一名基层干部,他曾担任过村副业场场长、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等职。退下来以后,只要一有机会,朱老就到学校、机关,为干部群众和学生讲述历史、讲英雄的故事。

朱锦福老人现住小康村,虽然已是92岁高龄,但仍精神矍铄。朱老老伴是退休老师,儿孙满堂,一家人幸福美满。他常说幸福是靠打拼出来的,只有祖国强大了,才能保障老百姓的幸福生活。